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漫游随录》形象双向多元言说

姜维枫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语言文学系,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漫游随录》是王韬欧陆之行的回忆录,具有“回首”“前尘”的痕迹。王韬特殊的身份与经历,及其架构在时间与空间双向维度上的漫游,使得《漫游随录》的形象呈现双向多元性特征。王韬关于甫里、沪上、香港、泰西等异域“他者”形象的描述,使“自我”形象具有多元特质:传统文士、西学介绍者、羁旅长征人、变法改良者。《漫游随录》的英法形象中则蕴含着王韬对本土形象的留恋与反思。

关键词:《漫游随录》;文学形象;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109-07

收稿日期: 2012-01-12

作者简介: 姜维枫,女,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授。

《漫游随录》是晚清著名学者、思想家王韬自甫里乡间至英法异域的一部游踪漫述。王韬的“漫游”起于 19 世纪 40 年代,迄于 1870 年自英法返港。然《漫游随录》最初面世时间为 1887 年 10 月至 1889 年 2 月,是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申报》旗下的《点石斋画报》。因此,可以说《漫游随录》是王韬欧陆之行近廿载后的一部回忆录,不仅从时间的角度上可以这样定义,部分篇目内容亦明显具有“回首”“前尘”的痕迹。本文尝试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理论,对《漫游随录》的多元形象加以考量与言说,《漫游随录》的形象不能简单认作是关于“他者”与“自我”二元形象的相加,由于王韬特殊的身份与经历,及其架构在时间与空间双向维度上的漫游,使得《漫游随录》的形象呈现出双向多元性特征。

一、从甫里乡间的传统文士到 佣书沪上的西学介绍者

《漫游随录》凡 3 卷,王韬游踪所记自甫里乡间、沪上、香港、西亚,至欧洲。通常将《漫游随录》作为海外游记文本加以研究的学者多将卷 2、卷 3 的英法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卷 1 的“佣书沪

上”部分少有触及,起始的“甫里乡间”部分亦被排除在研究的视野。其原因则恐怕是基于传统形象学的认识:形象学研究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1]153}。本文尽管借鉴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理论,但行文依然要从《漫游随录》的卷 1 开始,理由是:其一,王韬自认其“漫游”自甫里始;其二,出于对《漫游随录》研究完整性的考虑,旅行不仅仅是一个动态的跨越时空的过程,同时也是旅行者对“他者”与“自我”重新认知的过程。沿着王韬贯通中西的旅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韬对“他者”描述与认知的改变以及其中包含的“自我”形象的成长痕迹;其三,受益于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巴柔先生观点的启迪,巴柔先生在讨论文化空间的概念时曾有此论述“换言之,在首都(皇宫、宫殿)和外省之间的对立也存在许多表现和表达的方式。‘地域文学’或‘边缘文学’的称谓有什么价值?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发展一种内在的或‘国家内’的研究,与一种陆地间或跨国界的思考齐头并进。”^{[2]130}

王韬 1828 年生于苏州甫里,父亲是位乡村塾师,王韬自幼攻读经史,儒学功底深厚。1845 年,王韬以第一名入县学,成了秀才,但第二年到金陵应闱

试不第。或许是江南自然山水、魏晋以来名士文化的培育熏染,或许是天资聪颖加之厚实的儒学功底,“王韬自小便十分自负,目空一切,并且养成了一派落拓不羁的‘名士气’”^{[3]6-7}。

“名士气”的王韬一方面沉浸于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氛围中,舞文弄墨,日与其朋“鸭沼观荷”、“古墅探梅”、“保圣听松”……“漫漫而游”“迤迤而行”……此种怡然逍遥之状可借王韬所写之物、所画之境见出《鸭沼观荷》“池中荷花,红白相半。花时清芬远彻,风晨月夕,烟晚露初,领略尤胜。”《古墅探梅》“暗香疏影,浮动月华中,别开静境。”《保圣听松》“时余随先君子馆于施氏书塾,下榻于宅后三椽,距寺不咫尺耳。每于枕上听之,奔腾澎湃,彻夜不息。……君尝谓余曰‘听松涛之声,可以悟禅境,参禅悦。’此言与余心颇相印合。”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此语借用形象学的阐释便是“自我”在“外物”即“他者”身上的投影,换言之,“自我”借“他者”形象以抒“自我”之胸怀,“他者”与“自我”的相异性甚少。另一方面,“名士气”的王韬又流连忘返于“酒色征逐”的生活中。作为封建社会培育出的士子,王韬于道光丙午年秋七月,年十九,应闱试至金陵。走以科举兴家国之途,这是当时社会的常态,可在王韬《漫游随录·白下传书》中,这样的记述只是“酒色征逐”的陪衬,也就是说“金陵闱试”成了“白下传书”以及“白门访艳”的背景。王韬《白下传书》着意描述的则是诸如“有某女士者,自少相识,有啣臂之盟,订同心之誓……”其关注的“他者”在于“素琴”“缪爱”之间。这种“酒色征逐”的生活痕迹在其后来的旅行中并不少见。莫哈曾言“它将什么拒之门外,从而也就说明了它本质上是什么。”^{[4]17}我们也可以说:他将什么摄取在视野之内,从而也就说明了他本质上是什么。总之,甫里时期王韬虽有“读书十年,然后出为世用”的抱负,但这部具有回忆录特征的《漫游随录》记载的生活主调则是游观、寻美。王韬沉浸于此、悠游其中,寄意山水、吟咏性情。甫里乡间时期“他者”与“自我”形象的相异性,在空间地域的层面上并不存在,此期形象的相异性偶尔会投影到时间历时的纬度上。如《保圣听松》文尾“余自壬午、乙酉、丁亥三年三度还乡,辄往禅院一游,徘徊不忍去。两旁禅房悉倾圮为瓦砾场,无一椽存,亦无有心人过而问焉者。”作者抚今追昔,“自我”仍停驻于之前的“听松”“谈禅”,甚至更远古的关于“禅”“道”等的社会集体想象,然“他者”

“倾颓”的“瓦砾场”形象却仍驻于目前。这种相异性恰恰佐证了王韬甫里时期浓厚的又相对单一的传统封建士人情怀。

然而,人生的“蝴蝶效应”终于在王韬身上发生了。1847年,王韬父亲“饥驱作客”于沪北,翌年王韬沪上“省亲”,《漫游随录·黄浦帆樯》这样描述: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

当一位身着长袍的封建文士从封闭的甫里乡间走到开放的海上世界,那一句“气象顿异”的感叹最为由衷,尽管上海并非家国范畴的“异域”,但于此时的王韬而言,上海因与甫里“气象顿异”而为“他者”:一幽静古雅,一热闹现代;一封闭,一开放。上海可视为心理学、认知学范畴的“异域”,“他者”与“自我”,“异域”与“本土”的相异性特征,在王韬笔下有了具体的描写“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读此我们会发现王韬内心的纠结:“他者”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王韬极力要描绘出“异域”与“本土”形象的相异性,但描述出的“异域”形象又与传统的文学意象,或者说与传统文人的集体无意识如此相似!此段描绘直接化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诗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槛外长江空自流。”王韬对“他者”的描述传达出了“自我”——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士”形象。但是“因为为了保持异域情调的光环,这个虚幻世界必须是神秘和可望而不可即的”^{[5]30},于是他又努力寻求,再次做出“异域”与“本土”相异性的描述“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海外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的神话传说起于战国,在《山海经》《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后世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海上三神山”的典故传说以增加作品厚重的历史感、超凡脱俗的缥缈之美和神秘虚无的道化色彩,如《长恨歌》中“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王韬力图以神秘的神话传说“海外三神山”的套话形象来完成“异域”与“本土”形象的相异性,但“海外三神山”的套话形象加之王韬厚实的国学根底却无意之中又在将这一“异域”与“本土”、“他者”与“自我”的相异性加以弥合。此时,“厚重的经典与传统文化精神”化作“精神魂灵”附翼于初到沪上的王韬。

旅行带给旅行者的不仅仅是地域空间的跨越,

还能激发旅行者认知的改变。王韬 1848 年到上海,至 1862 年出走香港,佣书沪上 13 载。在其 1875 年出版的《瀛壖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记录下的上海开埠初期的重大变化、以及自己平日的见闻和感触。在 19 世纪下半叶,面对外来的殖民文化,不同阶层人士的接受态度是不同的,普通民众的心态演变过程是:鄙夷→痛恨→反抗,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沿海知识分子的心态则有些复杂,若除却其中面对外侮奋起反抗的一面,他们对殖民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按照下列顺序发生演变的:诧异→认可→接受^{[6]158},王韬属于后者。王韬在《漫游随录·黄浦帆樯》中写到“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竟谓创见。”“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以上描述,可见王韬对“他者”(外来文化)与“自我”(传统文化)形象相异性的诧异,而王韬能够主动访问(“特往访之”)墨海书馆,并找“识中国语言文字”的“西士”麦都思交谈并接受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则可看作王韬对西方文化的认可和接受。但即便如此,“传统的魂灵”依然时隐时现,化作语言文字如潺潺溪水流淌在王韬目之所及、心之所感的不经意之间“此外皆洋行商人贸易之所居。……北门外虽有洋行,……其间亦有三五人家,零星杂居,类皆结茅作屋,种槿为篱,多村落风景,殊美其幽。”

佣书沪上的王韬日间除帮助麦都思翻译编校西书之外,也会“泊舟黄浦”、“揽胜莫厘”、“放棹西泠”,但较之甬里乡间时期,此期王韬不仅接触到了传统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而且体悟到了关乎“他者”与“自我”形象的相异性。另外,面对上海乃至国家的被殖民化,王韬内在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要强烈得多,并直接引发了对“他者”与“自我”形象相异性及“自我”价值的思索。《漫游随录·黄浦帆樯》附录的 4 首感事诗,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因篇幅所限,仅摘录几句《其一》:“朝廷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此句借“和戎诏”的典故表达了对朝廷求和的不满。《其二》:“殷忧漆室何时已,恸哭伊川此见端。”“殷忧漆室”、“恸哭伊川”表达了对国事深深的忧患之情以及对华夏文化失落的担忧。《其三》:“但出羁縻原下第,能肩忧患始真才。”除表达了对晚清政府怀柔政策的不满之外,还传达了对能肩负忧患、改变国家现状人才的期待。《其四》:“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痛惜国家利益外漏,建议少空谈、加强海上边境防范。王韬来到

上海,但放眼“浦滨”却“率皆西人舍宇”,环视寰宇,却满目“鲸鳄”。异域在场、本土缺席,何为“他者”?何为“自我”?换言之,形象相异性存在,但“自我”成为“他者”,则“自我”何在?我们说,尽管自“佣书沪上”时起,王韬在西方文化的不断浸润影响之下,不再将胸中固有的华夏文化当作独尊的一元文化,不再将西方列国视为“夷狄”,但“远近帆樯贾胡集”“于今筹国诘容误”?“他者”与“自我”明显的相异性,以致“自我缺席”的巨大失落,迫使王韬思变,也开启了王韬由普通封建士子走向具有现代启蒙意识的思想者与改良者之途,王韬“自我”形象的真正改变是从佣书沪上“他者”形象的激发开始的。《漫游随录》中贯穿着深厚的家国意识与乡园情怀,我们后文还将讨论。正如寻找相异性并不是形象学研究的目的、如何实现相异性的沟通才是研究的关键一样,那么如何在异质文化间实现沟通,也是王韬要思索与追寻的。

二、从羁踪香海的“长征人”到走向泰西的“改良者”

王韬在墨海书馆前后垂 13 载,后因上书太平军,遂于 1862 年“长征而不顾”羁踪香海。与初抵上海时文字中满含惊叹之语不同,王韬在《漫游随录·香海羁踪》中最初对香港的文字描述则平静得多,而且“羁踪”香海的王韬“每话乱后景况,为之酸鼻”,面对“他者”的“异方之乐”发出了“只令人悲”的叹息。王韬以“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崇”来概括“香海羁踪”的背景,字里行间似包含一种传统士大夫(尽管王并非清廷官员)的贬谪之叹,当抬眼看到香港这片“他者”土地时,他如此描述“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粤人本义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景物幽邃”处“殊有萧寂之致”……两个“本”字流露些许“自我”身处中土文化的自豪感与优越感。这种贬谪或曰流亡、逆旅之感与渺无知音之叹伴随着“他者”文化的贫乏感在随后的《漫游随录·穗石纪游》文尾展露得尤为突出“韬奔鄙小材,羁栖下旅。王粲之托荆州,已嗟得所;敬仲之奔他国,能勿伤怀?……乃游羊城,一无所遇。灵气所钟,流风邈绝。”

时间在渐渐抚平王韬内心对“他者”的排斥。5 年间,除却协助理雅各将“十三经”译成英文,他开始将目光放置到当地文化,对“他者”多元文化的了解逐渐增加。《漫游随录·物外清游》中,简要记述了香港的博物院“中藏西国书籍甚夥,许人入内翻

阅。舆论地之外,如人体、机器,无不有图,纤毫必具。院中鸟兽虫鱼、草木花卉,神采生新,制造之妙,殆未曾有……”此期,王韬对“他者”文化的赞同与向往还止于器物层面的简要介绍。如对书院的介绍,一方面赞成其人才“学成则备国家之用”,但描述较多的则是书院的景致,而且其中又频生中土之慨“……殊逊于中国园囿耳”,另外对港人衣食尚奢华的评判也均以中土、儒家价值观作为评判的参照。

1867年,王韬应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Jame slegge,1815—1897)之邀往游泰西,沿途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均有描述,所述关涉到异域的器物、风景、民俗、文字等文化层面,赞叹异域之“新”“异”固然有之,但对本土华夏文化的自豪感时有闪现。如描述新加坡“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俯卧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如果说历经东南亚与西亚时王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中尚存些许本土“自我”的优越感,那么,这种优越感在初到英法时却飘然无存,异域情调表现在“他者”文化的不同层面,形象的相异性明显增强。

1. 物产气象:富足繁华

王韬在卷2《玻璃巨室》文首记述:

余自香港启行,由新嘉坡而檳榔屿、而锡兰、而亚丁、而苏彝士——至此始觉景象一新:居民面色渐黄,天气亦稍寒,睛发俱黑无异华人,士女亦多清秀;古称埃及为文明之国,洵不诬也。复历基改罗,经亚勒山大,渡地中海而泊墨西拿,惜未及登岸。其地多火山,产硫磺。既抵法埠马塞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宇宙。若里昂、若巴黎、名胜之区,几不胜数。逮至伦敦,又似别一洞天。……

上文可看做王韬对一路异域形象的简要梳理:“他者”与“自我”的差异由“无异华人”至“眼界大开”则“又似别一洞天”,形象的相异性由小渐大。当一名西行者“羁身于数万里之外,去家益远”,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踏上异域,异域情调最初必定会以器物景致民俗等外在、表层、直观、可视的文化形式乃至形象对其视觉形成冲击,这是认知的必然。

王韬对英法形象的最初感知是:物产富足、气象繁华。《漫游随录》中既有对宫室、器物、街道等的简要描述:宫室壮丽、居处繁华、园林美胜、衢路整洁、车马往来……也有对葡萄酒、玻璃巨室、秋千胜会、风俗类志、器物制造等的详尽描述,为节省笔墨,兹不引述。我们只需观照王韬对形象相异性的感叹以及从

异域“他者”所观照到的本土“自我”。如在法国观古埃及方尖碑,发现埃及文字,而生发感叹“黄帝氏之苗裔与?惜无好事者手拓其文,携至中国,俾识古博览之士一考求之。”再联系《漫游随录》卷1《改罗小驻》文末一段关于埃及上古文字的议论:

西人以埃及所传为上古文字,曾经英法博学之士细为推究,而知其系象形为多,或间有通中国蝌蚪籀篆文者。可知原始造字之意,六者俱备,原无分于中外也;自后世杂学纷歧,竟趋浅易,而古意亡矣。

王韬厚实的中西学术造诣,使得他的思考更深:藉此试图对两国古文字做同源造字法的思考。

《巴黎胜概》对巴黎市容街道的简短描写:

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樾荫扶疏。游者亦得入而小憩,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

王韬对异域情调不止于做客观描画,他总要做到如何“致用”的思索和讨论。面对异域情调的冲击,王韬本能而由衷地发出“异于寻常”、“尤可异也”、“式亦新异”等赞叹,法国学者谢阁兰曾言“异域情调并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或庸俗的观察家们看到的万花筒式的景象,而是一个强大的个体在面对客体时感受到的距离和体验到了新鲜生动的冲击。”^①由于王韬具备了佣书沪上西学东渐和羁旅香港中学西传两次独特的文化传播经历,以及他自上海期间便逐渐发现并形成的寻求文化相异性的追求,他能够从相异性中有所发现——从“他者”中发现与反观“自我”——本土的落后。尤为可贵的是,王韬尝试着追问找寻接触、沟通、交流的路径,并对“自我”的主体性加以丰富。

2. 科技文教:进步实用

《漫游随录》中,王韬描述最多、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英法进步的、迥异于本土的科技、军事、文化、教育、制度等等。在晚清海外游记中,西行者对域外交通工具,如火车的便捷往往感触极深,因为旅行速度的改变不仅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他们观察外物记录空间的方式,旅西者们对这一切体验的记录大致相似,试举几例:

烟飞轮动,远胜与飞,恍在云雾中,正是两崖猿声啼不住,火车已过万重山。虽木牛流马

^① 转引自张隆溪《异域情调之美》,见乐黛云、孟华主编《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之奇,追风赤兔之迅,亦不可同年而语矣。^{[7]39}

宛然筑室在中途,行至随心妙传枢。列子御风形有似,长房缩地事非诬。六轮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劳八骏驱?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车辙遍寰区。^{[8]163}

其车轻稳捷利,列子御风而行,或不^{[9]262}如也。

惊叹是相似的,然而,对火车这一“他者”的进一步体认却大不相同。“保守如志刚和刘锡鸿却坚决反对在中国开设铁路,而其反对的理由更是匪夷所思。志刚认为铁路一旦在中国开设,势必会破坏百姓的坟地,与传统择地而葬的习俗相悖。若灭中华孝敬之天性,将以牟利,‘恐中国之人性未易概行灭绝也’。将修铁路与灭绝人性相提并论,实为可骇。”^{[10]57}王韬在《漫游随录》多次描写到火车,如《漫游随录·亚丁夜宴》开罗初乘“轮车,始行犹缓,继则如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林树庐舍,瞥眼即逝,不能注睛细辨也。”至《漫游随录·制度略述》近一个段落的文字:“泰西利捷之制,……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数车相互牵率以行。……其行每时约二百里或三百余。辙道铸铁为渠,起凸线安轮分寸合轨,平坦坚整以利驱驰,无高低凹凸欹斜倾侧之患。”在《漫游随录·制造精奇》:“英国……轮车既兴,贸易更盛,商旅络绎于途;轮车不及之处,济以车马。轮车获利,尤在载货,货多则生理大,利息倍,税课亦增,实为裕国富民之道。”从上文的三次描述中我们可以析出王韬对“新奇”的“他者”火车体认的三个层面:最初只寥寥数语、注重比喻描写及记录飞速的体验,重在“惊异”;第二,细致描述火车铁路,关注点由“惊异”变为“结构”、“用途”——思考火车的“裕国富民之道”;第三段之后,王韬则进一步详述了英国初创轮车亦有曲折的事实,即遭到保守者的反对,这样的陈述即“从单纯想象他者是自我的镜像转而认识到他者也具有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也有自己的声音伸张自己的权利”^{[5]35}。王韬的描述已不满足于传统游记的形象生动、心与物游、怡然自得,而是在对中西文化做出双向观照之后不断生发出的“时不我待”的担忧,其对异域“他者”的描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本土“自我”。再看王韬归国之后关于变法自强的预言,读者的体认会更深:“天时人事,……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

言,请验诸百年之后。”^{[11]60}百年之后的我们早已见证王韬所言之不诬,而反观《漫游随录》,则其已俨然成为变法改良的先声。

他选择了什么,便说明他本质上是什么。王韬将目光广泛地投注到了英法的博物馆、藏书院、科技、武器、制造、制度等文化深层的不同方面,并做了形象相异性的思考:

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电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创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减利器也。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一方面有对“他者”的描述、向往、赞叹,同时又不禁感叹本土“自我”的落后:

闻今中国山东境内,其山矿产金甚夥。苟掘取之,国家可以致奇富,足用增课,于兵食国饷两有所济。惜官民皆疑以为多事也。

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

谢阁兰认为“走向他者,感知他者,不是为了失去自己,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丰富自己;由于‘我’的同一性是在与‘你’的相异性中显示出来的,所以,越是能发现和感知他者之差异性的人,其主体性越强。”^①王韬对“他者”与“自我”的认知显示了其开放的视野和“经世致用”的改革思想,游历愈久,观察愈广,思想愈深,王韬已经开始自觉关注、触摸英法文化中关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家制度等较深的层面。作为亲身游历过西方的有识之士,他

① 转引自秦海鹰《从差异之美到认知危机——试析谢阁兰的〈论异国情调〉》,乐黛云、孟华主编《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对中国的变法改良做过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当从四方面着手“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11]55}因此,《漫游随录》中对文化的思考多于旅行的描述,思想者王韬的形象也在由一名“羁旅”的“长征人”、游记的描述者而逐渐演变成为一名文化思想者、变法改良者。

3. 风尚习俗:醇厚淫佚

风尚习俗蕴含着一个区域、民族的社会民情和道德规范。美国学者房龙也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根都深植于其地理环境与心理特征。地理塑造了心理,心理也在改造着地理,它们是密不可分的。”^{[12]137}由于英国和法国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它们所反映出的民间社会心理,包括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也自不相同。

“移风易俗之权操之在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11]25}正是由于风尚习俗具有“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的特点,故其形成的过程必然长久,从而对一种异域风尚习俗的感知更需要长时间的相处才会感知体认得更准确细致,浮光掠影式的体会往往不足为征。王韬《漫游随录》对英法风尚习俗均有描述,相比之下对英国记述较多,且有专门的《风俗类志》一篇^①。在这篇文章最后,王韬这样综述英国风俗:

英国风俗醇厚,物产蕃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之户,勤工力作。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羨者,人知逊让,心多恇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族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

王韬欧陆之行是应好友英人理雅各之邀,自1867年离港到1870年归港,期间主要在理雅各的家乡佐译五经,其在英居留时间长达28月。《漫游随录》记载“每日出游,遍历各处。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名院,审查火机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长期的考察观览自然品评体悟会更细致全面些。在英期间,王韬访问牛津、爱丁堡,拜会通中土语言文字之法国博士儒莲、拜会苏格兰牧师湛约翰……朋友的陪伴、款待、礼遇,令王韬心生好感,因此很难说王韬笔下的英国形象没有掺入友情等个人情感及个体想象的成分。

王韬对英国风俗的评语是“风俗醇厚”,但对法国民风的评语则逊色得多。在《漫游随录·道经法

境》中有一段关于“法风淫佚”的概述:

(马赛)桑间濮上,赠芍采兰,固足见风俗之淫佚。英国则不然,是则犹近于古与?或谓法京巴黎斯,惟马达兰街、义大廉街则多佣幼女,凡青年之佻达者,可与缔交;若他处佣保,则皆男子,非出一例也。

这是《漫游随录》中王韬关于法国风尚习俗形象的描述,文字不多但好恶立现。《漫游随录》中王韬在法国居留时间只能称之为“驻蹕”,较英国要短暂得多,但王韬的法国形象何以如此?

让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段文字中的两个词语——“固见”、“或谓”。“固见”是以个体的观察认识来印证前人的评判,“或谓”更直接表明了这是别人的体认。由此,我们回溯王韬之前国人对法国的集体想象:在王韬描述法国想象之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总的来看,著者魏源和徐继畲对法国的记述接受了法国及其文明之存在的事实,并抓住了法兰西民族的某些特点,如《海国图志》引《外国史略》云:‘……民谦和,喜舞蹈,性反复机变,终日歌舞游乐,男女佚荡。’又引《万国地理全图集》云‘男女汇集歌舞,惟乐目前不虑久远……其女巧言如簧,深悦人意,但不甚守礼。’这种看法不仅直接影响了王韬塑造的民风‘奢华淫佚’的法国形象,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对此深以为然。”^{[6]151}显然王韬的法国形象带有了他所处时代的近代中国社会对异国的集体想象。

其次,王韬对法国形象的负面描述隐含着本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儒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主流,自古崇尚“节俭”、“安贫”,因此,当以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作为参照来观照异域时,法人的“风流”、“奢华”自然是不合规范的。^②

除以上两点外,王韬的法国形象源于作为主体的王韬对于“他者”的自主选择。王韬受邀请开始自己的欧洲之行,如果说起初的选择具有被动性的话,那么这种被动性选择并没有掩饰其原有选择的自主性,并未妨碍其新的自主性选择的形成。本文中我们反复讨论的是王韬经由“他者”形象反观到的“自我”形象,王韬自主选择的意识也在游历中逐

① 《漫游随录》卷2共17篇,其中法国纪游7篇,其余均为英国纪游,卷3亦为英国纪游。

② 靳剑在《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中对此有较充分的论述,兹不赘述。

渐形成。我们在上文讨论王韬甫里时期的“自我”形象时,曾谈到贯穿王韬一生的一个陋习——“酒色征逐”。这一陋习在甫里时期已形成,于之后的《扶桑游记》中表现尤甚。一个人的自主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潜在的经验、喜好、需求、品性(当然并不排除外在因素的影响),本有“酒色征逐”之性的王韬“道经”法境而入“加非馆”(咖啡馆),所见当然是“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描绘的法国形象之一为“风俗淫佚”便不足为奇,此时,苏轼与佛印“心中有佛”的故事或许会帮助我们理清这个事实。相比之下,王韬英国之游,初始的“伦敦小憩”一文,不仅未见此类描写,而且其关注的焦点在于牛津、书院、语言、文化,思索的是东西方心同理同,感叹的是报国无门。这种选择描述的转变,在笔者看来是随着王韬游历日深,认知愈深、思考愈深之变而变的,其对“他者”的关注点更已由文化的表层集中到文化的深层,对“自我”形象的思考也由作为“个体”的“自我”让位于作为“本土”的“自我”。

总之,《漫游随录》体现出王韬清晰地对“他者”与“自我”形象双向多元言说的痕迹,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异性,引起了王韬认知的改变。这种变化的痕迹生动真实地描绘出了王韬自嘲、困惑、惊惧、思考、焦虑、求索的心态变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纠结、融通的心路历程。这一心路历程便是王韬最终由一位传统的封建士人蜕变为一名时代的变法改良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

用不可低估。王韬被后人尊为“中国第一报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等,这一切都在《漫游随录》里早早地埋下了伏笔。

[参 考 文 献]

- [1]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间性: 从形象学到媒介[M]//乐黛云, 孟华. 多元之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3] 钟叔河. 曾经沧海 放眼全球——王韬海外之游与其思想的发展[M]//王韬. 漫游随录.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4] 让—马克·莫哈. 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5] 张隆溪. 异域情调之美[M]//乐黛云, 孟华. 多元之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6] 靳剑.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M]//孟华. 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7] 郭连城. 西游笔略[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8] 斌椿. 乘槎笔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9] 志刚. 初使泰西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0] 杨波. 晚清旅西记述研究(1840—1911) [D]. 河南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11]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 [12] 房龙. 人类的家园[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杜 敏]

The Double and Multivariate Perspective in *The Casual Notes in the Travel Across Europe*

JIANG Wei-fe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hando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 Jinan 250100 , Shandong)

Abstract: *The Casual Notes in the Travel Across Europe* was Wang Tao's memoirs of his travel across Europe , revealing traces of “reminiscence” and “nostalgia”. Wang's notes of his casual travel with his special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were organized by a double dimension of time and space , which made his work bidirectional and multi-variant. His description of the images of others in Puli , Hushang , Hong Kong , western Thailand presented a multi-variant self , but the images of France and Britain in *The Casual Notes in the Travel Across Europe* represented Wang's nostalgia and reflection of the image of his homeland.

Key Words: *The Casual Notes in the Travel Across Europe*; literary image; culture; literature